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九

第六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新
華
書
局
PDG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庚戌

崇獎忠義
正磨勵人
心之机括
尤為盛舉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
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國家勸臣以褒忠褒義為
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
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特詔顯揚。凡
以忠義為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國祚長。矧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
揚。

皇上激勵節義之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召見稱云異人留爲子孫光輔太平及建文時爲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順其身被戮殃及十族蓋古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其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諸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御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當時以禮致祭其坟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是累朝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疊。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未見激昂。秉燹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爲智。以舍生取義爲愚。臣目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此跡湯武。方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脈耳。今日必特加褒贈錄其子孫。庶以紆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 勅部亟為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

胤盡數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為星。

辰在地為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脛斷骨碎。即 崇褒顯

磨於灰者。何有要以 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 卹錄諸

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 國勢在固人心。

欲固人心在獎忠義。又當獎真忠義。勿致濫 請混淆。臣

在浙言浙得於兒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 勅下該部速

為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藉。仍 命

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

綸閣苦心
此可見

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
遽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
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
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
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
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

言復括示
可行

折
言內庫司

數萬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可缺乏。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縉曾移臣書。謂各處土司亦有聚眾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

減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收拾人心
慮置兵食
以平禍亂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
靡爛决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銀九

十萬總督張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

命
貴急
餉
季

十萬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復
外其餘皆係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允示擬下部俟

接濟海師
也插遼民

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來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
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慙鬼慙舉部

可庸索賞插罕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事

前人
後人
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皆虛靡无益

大町恨事

祇正謂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為此。又切窺

聖心為疆事焦勞。而臣等堅儒。茫無一籌。可以仰贊屢屢。煩瀆以發帑庫為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

鄭一杰報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

白用廷言錄

卷十四

五

移鎮人心動搖恐煙塵四起難于救拾居中謂變無不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取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不
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
筭少俟矣將會合盡勦鄆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節
城復城地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
禍亂突發萬死九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載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斧鉞之
誅臣僅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
伏乞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

祭葬

聞此疏足知王公統埋情違計指學刻者不晰于此矣

冠大流汗滿腋

經略王在晉欵戰疏曰自正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斷音耗遂絕自虜設盟為我向導哨馬達于則途而回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毡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為不祥而置兵也斯時也潰卒離披人被馬倒關門一湧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于馬而馬蹶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實誌 冲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日此無異奮慄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岑之叛。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
之祚。即此已窺數之嘿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
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
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迺回。順帶錄州生員
趙啓口詞。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
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迺回
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
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強。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

得情

我三方布
置後三方

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迺回。知奴住新城。李
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隨獲我若
著虛彼若

著實言之
可痛

即復扮一
節彼能未

我不能往
的是何故

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

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為絃暈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

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裔多金進邊偵探

關上兵馬若干今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

關者奴既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

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干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賞者為

哈喇博大罕百字羅贊伯彥黃台吉及朵顏三衛諸夷來

奔二大都暨三十六家為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

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

千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鐵破

非財力與
不如奴所
用者皆以
之高血
我之精銳
更何求

民得不餒。今干戈攘攘，闢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荅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并部落，不受賞。荅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并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攜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煖太之侄，為歹青之婚，職令煖太問之，未知得問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聞財鬪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慤者也。而昏于酒色。

是我國家之財

耗于浪費

得勝乃窮

于談忌論

落平時悅

忽一旦有

急財冬不

湊手力不

為我用又

奈何哉

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
 慙而購、列青豈謂慙之不是與耶、抑慙先為奴所中耶、五
 月初旬、報慙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
 也、必有阻關之情、慙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
 慙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
 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
 有一日之供給、其賞不可言也、慙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
 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慙與奴陽離陰合、以
 害我、又虞奴借慙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不
 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